



“国家的孩子”长大了

——三名孤儿的成长故事

杨进凯:『回家』的孩子心里有爱眼里有光

本报记者 马越

5月28日,清晨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窗台的绿植上,安静的工作室在晨光里溢满温馨。工作室正中央的置物架上,各种各样的矫形支具整齐摆放。制作台边,杨进凯用机器固定好成型的支具,精确测量每个角度的尺寸后,仔细做好记号,再用各类工具对义肢进行打磨调整。一轮作业结束后,再观察、测量、打磨……如此反复多次,一双给福利院肢体残疾儿童制作的矫形支具才能“竣工”,“托举”残疾儿童一步步走上康复之路。

在熟练的技术加持下,制作一双矫形支具大约需要2天时间。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工作13年来,杨进凯记不清自己做过多少双矫形支具,但每每看到孩子们在其“作品”的帮助下,从站不起来到稳稳站立,从不会行走到慢慢迈步,心里总是格外开心。

“行走不便的痛苦,我比谁都了解。能用自己的手艺帮助孩子们,我感到特别高兴,很有价值。”杨进凯说。

作为在儿童福利院长大的孤残儿童,杨进凯曾因“残缺”深深苦恼。如今,人生的31个年头过去,在福利院获得的爱伴随着最初的烦恼一起成长,直到他回到福利院工作,投身困境儿童服务事业,最终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1996年,2岁的杨进凯在车祸中失去右腿,被送到宁夏儿童福利院。从记事起,“孤独”的左腿和行走的艰辛,是他内心绕不过的艰难。“上小学后,每天和小朋友们一起去学校,那段单程2公里的路程一度成为我的梦魇。”杨进凯回忆,从跟着大家一起走,到渐渐掉队、拉大距离,隔开的,是他想要融入正常生活的心。

哭泣的小男孩引起了“大家庭”的注意,为了帮杨进凯克服困难,福利院老师一有时间就骑上自行车送他去学校,下雨的日子里,哥哥姐姐们轮流背着他上学。孤独的阴霾在自行车驶过小路时响起的“叮叮当当”声中渐渐散去,生活的磨砺也在哥哥姐姐们瘦弱的背上有了温暖的调剂。

童年的时光飞快流转,年幼的杨进凯一路跌跌撞撞,缺失的右腿、缺席的父母像是印刻在骨子里的疼痛,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清晰深刻;生命的苦难在岁月的年轮里深深留痕,对爱的渴望在福利院“大家庭”的关心照拂下得到抚慰,支撑着杨进凯慢慢向前。

那些欢愉的时刻如暖阳般照亮着他的人生,成为清晰印刻在记忆中且永不褪色的照片:福利院老师为杨进凯送上人生第一根拐杖时眼里映出的疼爱和关心,哥哥姐姐们围坐在杨进凯身边——第一次过生日吹蜡烛时的开怀,每个周末带着好吃的零食和礼物来陪伴大家的义工奶奶们的笑脸……

长大,是一天天拔节生长,体味冷暖;成长,是一遍遍走过四季,向阳而生。

伴随着儿童福利院两次搬迁,杨进凯一步步长大、一点点学习知识,成年后进入社会工作4年,又在福利院的“召唤”声中,重新回到“家庭”的怀抱。

“当初,‘家人’们陪伴我长大,给我关心爱护。现在我希望在这里传递关爱,陪伴更多的弟弟妹妹健康成长。”虽不善言辞,但说起“回家”的经历,杨进凯的语言明显丰富了起来。

2012年,“离家”4年的杨进凯回到宁夏儿童福利院。彼时,随着“开门办院”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残疾儿童来到宁夏儿童福利院进行康复治疗训练,矫形支具制作需求不断增大。杨进凯没有犹豫,选择成为一名矫形支具装配师,为有需要的孩子提供帮助,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与人生的遗憾真正“和解”。

13年来,回归“大家庭”的生活充满温馨,杨进凯在一次次收获中与曾经的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人生、定义幸福。

“院里给我换上了更舒服的义肢”“院里给我分了福利性住房”“孩子们很喜欢我”……关于这些年的每一帧回忆,都透着温暖,溢满了“长大”的孩子对“家”的深深眷恋,和对生活的希望与乐观。



杨进凯制作的矫形支具。

本报记者 祁国昌 摄

陈虎平:用教育反哺爱的阳光

本报记者 杨嘉琪

马丽

文图



陈虎平让孩子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银川市金凤区海珀兰轩幼儿园,大教室里不时传出小朋友们演唱《小邋遢》《黑猫警长》等歌曲的声音,为他们伴奏的是这所幼儿园的“孩子王”陈虎平老师。今年是他来到这家幼儿园的第三年,弯下腰与孩子们平视问好,被孩子们簇拥着喊“小虎老师”早已成为日常,这份蹲下拥抱的温度,在陈虎平的成长光阴中不曾缺失。

“我是孤儿,在儿童福利院长大。”海珀兰轩幼儿园园长张莹梅至今记得陈虎平面试时说的这句话。陈虎平的这份坦荡与从容,源于在宁夏儿童福利院生活的26年里,那些超越血缘的守护。

2个多月大时,患有先天性唇腭裂的陈虎平被送到宁夏儿童福利院。在为陈虎平进一步诊断后,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迅速采取行动,陪陈虎平进行了多次唇腭裂修复手术及持续的语音训练。如今,陈虎平的发音十分标准,与常人无异。不仅如此,在这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身上,看不到曾是唇腭裂患者的影子。

“从不自信到自信,我也走了很长的一段路,这些都是福利院和音乐教会我的。”陈虎平说。

6岁以后,陈虎平从福利院的生活照料区搬到了特殊教育部。进入学龄期,就到马路对面的小学上学。然而,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陈虎平首先接收到了来自同学的误解和嘲笑:“他的嘴巴怎么这样?”一时间,委屈涌上心头,闷闷不乐的一天后,回到福利院的陈虎平还是选择坦白自己的情绪。

“那天福利院老师安慰了我一整晚,抱着我,说我是健康的孩子,是很棒的小朋友,让我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份爱抚平了陈虎平心里的褶皱,让陈虎平渐渐懂得表达自己。之后,音乐的出现,更让他敞开了心扉,找到了更多能量。

2011年,因为宁夏儿童福利院的一堂音乐公益课,陈虎平第一次接触到乐器,他感到既新鲜又不敢接近。

“试一试。”伴随着福利院老师的鼓励,陈虎平上手抚弄琴弦。“这孩子有音乐天赋,请专业老师来教他。”看着孩子喜出望外的眼睛,宁夏儿童福利院特殊教育部主任少红决定聘请专业的吉他老师给陈虎平授课。于是,每个周末,陈虎平都有几个小时徜徉在音乐的世界里。后来,陈虎平作为吉他手和福利院的其他孩子组成了乐队,一有空闲就勤加练习。福利院不仅为孩子们提供高质量的养、治、康、教、社等服务,在拓展视野、激发潜能方面也不遗余力,发现陈虎平善于上台表演,福利院老师纷纷鼓励他:“音乐必须通过表演才能把情感传达出去。”于是,陈虎平不仅参加福利院里的表演,还到北京、上海参加演出活动,逐渐成长为一个自信自强的孩子,用音乐大方展示自己。

2015年,面对中考的失利,陈虎平在鼓励中明晰了自己的理想:“我也要当老师。”于是,陈虎平选择去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学习。

音乐的特长加持,坚定的信心选择,让他不仅在这里取得优异成绩,还考上了宁夏大学小学教育专业,获得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荣誉称号。2022年,陈虎平毕业成为幼师。

“他们班的小朋友乐感是最好的,他会挖掘每一个小朋友的天赋。他很有爱心,会耐心倾听每个小朋友说话。家长送来了几只兔子,就算我们放暑假,他都会赶来给兔子喂食。”陈虎平的表现,张莹梅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陈虎平和朋友张惠宇成立了乐队“3平方”,他在一首原创歌曲《24,他的话》中写道:“我对你的唠叨,总是不停地在诉说,面对生活的烦恼,要勇敢地走下去。”

陈虎平说:“这是福利院的老师们曾对我说过的话,我很感谢他们付出的青春和心血,是福利院给了我一个家。”

如今,宁夏儿童福利院依然在关爱着和陈虎平一样的青年,提供青年公寓,让他们在独立进入社会时能有个过渡。陈虎平也在尽力回馈福利院,闲暇时间经常回到福利院,用学到的音乐知识帮助福利院的孩子。

“未来,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幼儿园的孩子更加阳光开朗。我还想创作出更多好听的原创歌曲,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记住我的故事。因为很多人的‘托举’,我才有现在的美好人生,希望大家从中获得力量,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真挚的爱。”陈虎平说。



孤有所养,弱有所扶。儿童福利事业的温度体现着国家民生建设的温度。

自治区党委、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儿童福利事业,不断完善儿童福利政策和体制机制,加大支持力度,推动新时代儿童福利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绩。如今,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下,许多困境儿童健康成长、自强成才,就业后在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用行动传递大爱,回报国家和社会。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3名在宁夏儿童福利院长大的“国家的孩子”,用文字记录他们的成长成才经历和反哺社会的拳拳深情。

杨瑞瑞:『把大家给的糖熬进人生的菜里』

本报记者 何婉容

文图

“小学开家长会时,我的座位永远空着。”5月29日,杨瑞瑞站在自治区政府机关幼儿园厨房的灶台前,手里捏着一块刚烤好的桂花酥饼,“现在,我想让这些孩子的记忆装满甜蜜”。

眼前这个常常给别人做甜点的25岁姑娘,自己的人生却没那么“甜”——2006年,6岁的她因父母救人牺牲被送进宁夏儿童福利院。直到16岁外出实习后,才忽然长大。如今,她站在幼儿园厨房,端出的桂花酥饼能让孩子们露出笑脸。

刚到宁夏儿童福利院时,周围的一切对杨瑞瑞来说都是陌生的。那段日子,她就像只浑身炸毛的小兽,暴躁、叛逆、不服管,仿佛这样就能把心里的委屈发泄干净。

后来,杨瑞瑞渐渐发现,这里的人并不会因此讨厌她。福利院的老师每天接送她上下学,即使学校离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她不好好学习,福利院老师就拿着柳条轻轻打她手心,就像父母教训孩子那样。她吵架、闹脾气,福利院老师就一遍遍找她谈心。放假时,本该休息的福利院老师还会特意回来陪他们去看电影、逛公园,生怕他们感到孤单。

即使这样,小学时的家长会依然是杨瑞瑞的心结。

看着永远空缺的家长席,杨瑞瑞曾经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凭什么别人可以得到偏爱,而我只能一次面对那个空荡荡的座位?”

直到杨瑞瑞遇到唐妈妈。

唐妈妈是宁夏儿童福利院医务室副主任唐银燕,在一次“一对一”认养活动中选择了杨瑞瑞。那时的杨瑞瑞依然倔强,和院里其他孩子吵架时,几乎把所有情绪都爆发了出来。唐妈妈总是安静地听完她的哭喊,然后轻轻牵着她的手问:“现在,能和我聊聊天了吗?”

那只温暖的掌心,给了杨瑞瑞从未有的安全感。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人会无条件站在她这边。

渐渐地,杨瑞瑞学会了接受爱,也学会了如何去爱别人。16岁,杨瑞瑞已经在读中专的烹饪专业。这一年,她需要离开宁夏去青岛实习。她信心满满地收拾好行李,以为自己早就不需要被照顾了,直到在后厨被热油烫出通红的水泡,没有医药箱,没人催她冲冷水;感冒时自己蜷在床上测体温,连该吃哪种退烧药都分不清……她咬着嘴唇想起在儿童福利院的日子——哪怕指头蹭破点皮,都会有人急着拿碘伏给她消毒;头疼脑热有阿姨按时照顾,要办什么证件,福利院老师早早帮她办好。她突然意识到,那些曾嫌弃的“婆婆妈妈”,是有人提前为她铺平了所有坑洼。

有天夜里宿舍熄灯后,同学突然嘟囔了句“你说话总带着刺”。黑暗里杨瑞瑞瞪着眼睛,忽然觉得,也许真自己的问题,第一次意识到福利院老师有多包容她的棱角。

回到银川那天,杨瑞瑞拎着行李站得笔直,发尾服装地别在耳后,皮肤晒黑了,连眼神都不一样了。她不再摔倒,不再顶嘴,对待福利院老师尊重又礼貌,甚至主动帮忙干活。

“出去一趟,终于知道福利院的饭香了。”唐妈妈打趣她,手指悄悄抹了下眼角。

回来后,杨瑞瑞不再浑浑噩噩——2019年,她又考进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继续学习。2021年毕业后,正赶上自治区公益项目招生。她报了名,背上行囊再去青岛,后来又去上海进修。

学成归来那天,银川的风干燥又熟悉。杨瑞瑞站在车站门口攥着行李带,一时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手机就在这时响了。“瑞瑞啊,自治区政协及各部门相关负责人一直惦记你呢。”宁夏儿童福利院院长范黎玲打来了电话,问候她的情况,还贴心提供了近期的岗位招聘信息。经过报名、面试、体检等环节,她成为一名专业厨师。

现在,杨瑞瑞的白大褂口袋里总塞着儿童营养搭配表。幼儿园厨房的操作间里,她揉面的手势还带着当年福利院阿姨教的力道。“给孩子们做饭,就是让他们吃得开心。”杨瑞瑞的语气认真起来,奶香小馒头、桂花酥饼、油香……既要少糖少盐,又要保证孩子们爱吃。“口感要更松软,蒸的时候火候轻一点,烤的时候酥一点……”

当看着孩子们的小手举着刮得干干净净的盘子喊“杨老师,我还要”时,杨瑞瑞的记忆突然被带回许多年前的宁夏儿童福利院食堂——那个站在桌旁,眼巴巴等着阿姨多盛一勺饭的小女孩。

“从前是别人为我盛饭,现在换我来为他们做饭。”杨瑞瑞笑着说,“小时候,大家给我的糖,我现在要慢慢熬进菜里。”



杨瑞瑞在幼儿园厨房工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